

布谷声声衔麦香

□郭泗程

早起沿着马路跑步，道路一旁是一大块麦田，布谷鸟叫个不停。清风拂过，麦穗随风摇曳，空气中律动着麦香。

每年5月底至6月中下旬，是一年中最繁忙的时节。作为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孩子，我对过往的那些农事念念不忘。割麦、插禾、晒场、打粮都能干一些，比大人也差不多。许多年前，我家有七八亩地，其中四亩水浇地算是好地，土层厚实肥沃，这四亩水田我家都用来种麦子，一家人生活衣食无忧。

父亲算不上标准的农民，他有着自己的工作，是一名中学教师。那时，村里地多，因而每家多分了几亩地。除了那些山地，家中的几块麦地一度成为父母心中的宝贝。记得我读小学时，那几块麦地里极少有杂草。在麦子青苗期时，父母就精心地管护，小麦扬花了，他们会联系机井管理员再次放水浇地。往往天刚蒙蒙亮，父母的身影就出现在麦地里了。有时候赶上浇地的人多需排队，父亲会在下午下班后到地头等着。很多时候，父母浇完麦地已是凌晨。父亲带着满身泥回到家中，匆匆洗漱一把，然后上床眯一会儿，早晨五六

点钟就得赶往二十多里地外的学校。母亲心疼父亲，在我吃早饭时，忍不住嘟囔几句，“你看你爹，为了浇麦地，早饭也顾不上吃就又去学校了。”那时我年龄小，并不明白母亲这番话的意思，只是在潜意识中觉得父亲好辛苦，但却无能为力，只是默默地记在心上。

麦子过了盛花期，麦穗一天天膨胀，像极了大肚子的孕妇。

该开镰了，父母盼着这一天的到来。我能够看得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的喜悦，但也隐隐地感觉到他们好像在担忧着什么，只是我不解，又不敢多问。父亲给我的印象除了严肃还是严肃，平时他几乎不苟言笑，因而我很少亲近他，更多的时候喜欢同母亲聊天。母亲虽不识字，但在我看来，至少她没有父亲那么严肃，母亲看起来更慈祥随和一些。

镰刀所过之处，一把把麦穗被父亲撂倒在脚下，铺排成阵仗。父亲在前面割麦，母亲在身后打好绳结捆扎。往往太阳还没升起，父亲就已出现在麦地里了。一个周末的早晨，我醒来后发现父母不在家，便断定他们在麦地里，于是我匆匆来到麦地，帮着父亲一起割麦，虽然割得很慢，但

我从心里觉得自己仿佛长大了，能帮助父母分担一些农活了。

当我看到别人家用收割机收麦又快又好时，我望着满头大汗、脸憋得通红的父亲说：“爹，要不咱也用收割机割麦吧，那样快一些。”父亲望着我没有说话，自顾低下头去，只是手中的速度更快了。我不解地看向一旁正在捆麦子的母亲，母亲告诉我：“那得花不少钱，省下的钱正好补贴家用。”

父母起早贪黑地用了将近五天时间，将四亩地的麦子全部割完，他们躬身割麦的情景至今镂刻在我的记忆深处。我记得那是一天下午，天要下雨，父亲担心那些刚用地排车拉到场院的麦垛淋雨，就想尽办法寻找来一切可用来给麦垛挡雨的东西。那个下午，父亲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上，也累得够呛。等到他全部覆盖好麦垛时，天空中那些厚重的云团却转瞬散去了，这让父亲异常欣喜，不用担心麦垛会被雨淋了，那是一家人全年的口粮。

在收割机、脱粒机极其罕见的年代，打麦场是比较原始也比较热闹的。笨重的石轱辘随处可见，牛、毛驴、骡子等牲畜全都派上用场。父亲同别人合伙打麦

场，往往一熬一个通宵，我执意帮着父亲捆袋子。父亲望着那些鼓鼓的装满后的袋子一个劲儿地笑。40多年过去了，我的耳畔不时回响着父亲当年的笑声。

近几年，随着新农村建设步伐不断加快，老百姓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，父母也已进城住了多年。可他们依然不习惯城里的生活，仍牵挂着乡下老家的土地，他们每隔一段时间便回老家一趟。后来，在我们的“干涉”下，父母不得不将那几亩好地租了出去。父亲说：“要不是年龄大了，我还想在老家多种上几年麦子呢，还是自家种出的麦子打出来的粮食吃得香。”

虽然多年不种麦子了，但是每到麦收时节，父母都会到乡下走走逛逛，特意去租出去的麦地里看看别人家麦子的长势与成色。上个周末，父母让我带着他们再次回到了乡下，看着麦田里的秸秆粗壮有力、麦子殷实，父亲笑了。

布谷鸟的啼叫声由远而近、声声入耳，它一路高飞衔来麦香。眼瞅着开镰的日子又近了，父亲掐了一棵麦穗用手搓了搓，他嗅着麦仁的香气，自言自语：“多好的麦子，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！”

夏天的希望

□张忠报

放眼四望，穹庐般的天空下是一望无际的田地，刚刚收割完麦子的田地里还残留着齐刷刷的麦茬。就在麦茬间的田垄上，一行行玉米苗早已崭露头角，那狭长碧绿的叶子与日渐枯萎的麦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
记得那是父亲病逝后的第一个夏天，麦收的时候，很多亲朋好友前来帮忙。但就在收完麦子的第二天，母亲便独自扛着锄头下田锄草去了。母亲一直很要强，往年父亲在世的时候，无论是麦收还是秋收，他们都没有落在邻居们的后面。现在虽然父亲去世了，但她也要打理好自家的田地，当然我和妹妹不会让她独自承担，所以我们两个也跟随前往。

那已经是30多年前的事情了，当时农村很少用除草剂之类的

药物，锄草是比较劳累的农活之一。我们家乡的农作物是一年两季，玉米是在割麦前便种在麦地中的，割完麦子就要赶紧下田锄草。

当时我19岁，妹妹16岁，那天我们从清晨一直忙到烈日当头的中午。

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，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”最初读到这首《悯农》的时候，我曾暗自揣度，为什么农人非要在烈日当头的中午给禾苗松土锄草呢，避开这酷热难耐的时段不是一样可以吗？母亲告诉我：“这些被连根锄起来的草，只要晒上一个中午，就会枯死掉，所以这个时间锄草是很有效果的。”母亲一边锄草一边说，还时不时弯腰清理一下扎堆生长的玉米，去除其中个头较小的，这样更有利于其他玉米苗的生长。

“这些野草要及时清除，它们的

生命力极强，一旦遇到雨天，它们就会长高长大，荫蔽玉米，它们不但会汲取土地中的养分，还难以清除。就像这株拉拉秧，得到滋养后它就会迅速蔓延，玉米一旦被它缠绕就难以生长了！”锄去一株茎上带刺的拉拉秧后，母亲说道。

每一次到田地，母亲都会像一个不知疲倦、不怕炎热的机器一样重复着同样的动作。我和妹妹跟在母亲的身后，每人一垄地，各自拿着一柄锄头——虽然母亲总是把家中较轻巧好用的锄头留给我们，但我和妹妹还是跟不上她的步伐，而且我总是干不了多长时间就感到腰酸腿痛。一望无际的田地中到处是灼人肌肤的阳光，只有地头的杨树下和远处机井屋的墙角有阴凉。汗水不时滴涌着我和妹妹的眼睛，我想妹妹和我一样，也希望能去地头

的树荫下休息一会。但是我们都咬牙坚持着，我们要和母亲同甘共苦，已经长大的我们绝不会让母亲独自承担那繁重的体力劳动。

在锄草的间隙里，对于一些出苗不全的地方还要进行补充。补充的方式有两种，一种是重新刨沟播下备用的玉米种；另一种就是移栽玉米苗补充，就是把稠密处的玉米苗移栽到稀落的地方去——当然挪移玉米苗时一般是在傍晚，而且是在雨后或是刚刚灌溉之后。此外，还要给玉米苗打药、施肥、浇水。

整个夏天，母亲都在田地中劳作着，而我和妹妹成了母亲很好的帮手。

在那个夏天，我看到田地中的玉米苗浸润着母亲的汗水。在那个夏天，母亲最大的愿望就是它们能茁壮成长。